

台湾·于晴小说系列

挽月

一个是俊朗的仙人，一个是艳丽的狐女，
一次偶然的机遇，
演绎了一段缠绵的神、狐恋情。

于晴

47.5
154

海峡文艺出版社

海峡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挽泪/于晴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0. 7
ISBN 7-80640-384-1

I. 挽…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66735 号

版权登记号: 闽字 13-2000-06 号

挽 泪

于 晴 著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福州东水路 76 号 邮编: 350001)

福建省新华书店经销

福州世友电脑公司排版

福建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三明市新市中路 70 号 邮编: 365001)

开本 850×1168 毫米 1/28 5.875 印张 2 插页 140 千字

2000 年 8 月第 1 版

200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500

ISBN 7-80640-384-1

I·320 定价: 9.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挽泪》导读

阡陌

于晴早期作品的风格，是一种童话爱情，像《亲密宝贝》《亲亲我的爱》《嗨，偷心俏佳人》《为你收藏片片真心》等等都是属于这一类型，“没有婚外情，没有现实考虑”，因此不隐含非常鲜明的主题和社会意义，只是讲故事，表述自己的感受，十分单纯地叙述灰姑娘、青蛙王子的故事。

于晴后来写古代小说，并不是出于出版社的卖点好而为之，而是她觉得想象空间大，有些特别的人物、观念放到古代小说里来写，就比较放得开。

到了这一本《挽泪》更是改了路子，以怪异幽默为主了。虽然还是写爱情故事，但已是怪诞到不能怪诞的神话灵异故事了。

《挽泪》有点近似于席绢的《小恶魔的人间实习》，所不同的是，后者是从中国古典神话故事翻版出中国

挽
泪

式的怪异幽默，而席绢是从西洋神话故事中翻版出带点洋味的中西合璧式的惊异幽默故事。

《挽泪》用简洁的笔法写了一个震撼人心的开篇，人们将活人送进山洞，要她的养母手刃自己心爱的养女。读者会以为是于晴故意的渲染，然而恰恰就那么做了。手刃养女，令人心惊。

我们在《西门豹治邺》中见过将如花少女祭献给河神，而这里却是将如花少女当作妖怪杀死了。不同的是少女挽泪如此依恋人生，依恋养母，依恋活着的一切人。而人还是不能容她，就因为她永远不会变老，就因为她永远是少女。

于晴布下的悬念是如此之强烈，让人无法不往下读。

紧接着，于晴告诉大家，她不是故弄玄虚，而是神话化了的故事，读者因此知道这不是一个一般的情缘故事，于是就要一步步追索人神之间的关系和爱情。

七百年前结的缘，七百年后再相遇。

这是一个神、妖情未了的故事。附会于中国古代关于仙界地府的传说，大开大阖，大起大落地描述发生在神妖之间的这一历劫磨难的爱情故事。这确实是一个爱到无以复加的故事，可以为爱人而经受利刃穿心之苦（这只有在神话故事中才能做到），可以为爱而蹈地府越奈河而救所爱之人出苦海（这也只有在神话故事中才能办到），大有天崩地裂而爱心不变之气度，而

写单恋之强度、烈度到了人间完全无法实现的地步，于是只好放到神话故事中去展现单恋的感化，放到生死死，几乎让人灰飞烟灭的环境中去渲染，实在是到了“想绝、做绝”的地步，爱之神圣在于这种强度和烈度之火终于融化了坚冰，挽泪宁冒九死不求一生的情感炸弹使冷豫天这个天上的神，改变了信念。人说“愿作桂林人，不愿作神仙”，那是对桂林山水的溢美之词；而在《挽泪》中“宁作凡间人，不愿做神仙”却是爱情至上的真实写照。于晴这些夸张渲染的爱情至上，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不缺这样的例子，私奔也好，一同殉情也好，都是将爱的私欲在心中渲染膨胀到不恰当位置所致。阡陌崇尚爱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在作品中浪漫主义的表现只是一种精神取向，神话作品更是如此，我一直把它看做是一种加强作品艺术感染力的手段。如果把神话所表达的故事当真实去追求，那么生活给他的回答一定是十分无情的。谁如果想当挽泪，那么等着他的一定只有失望，或者走火入魔。这是阡陌给你的忠告。

挽

泪

楔子

“我不是妖怪！我不是妖怪啊……娘，娘！救我，救我啊！”

数名庄稼汉拖着她往仙洞里去，老老少少的村民在远处围观，指指点点。

她的双足滑过泥地，拼命勾住坚硬的石头，却只能留下一道长沟，细瘦的双臂被凶狠地擒住，无数的人影在眼前晃过，凌乱到她难以辨识。她可以喊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但却无法和他们奇异的脸孔叠合。曾经，这些人待她如亲生女儿啊！

“娘，娘……”少女放声叫喊，恐惧让她泪流不止。她的娘呢？她的娘呢？娘怎么了？为什么不来救她？

“进了仙洞，咱们就不必怕这妖怪啦！”有人点燃火把。

“我不是妖怪！我是人啊，是人啊！为什么你们不相

信?我没有害人啊!”纤细的双臂奋力抵抗,却仍然极其狼狠地被拖进了仙洞;仙洞一片阴暗,让她的恐惧更深了。

“若不是妖怪,为什么你十五年来没有变?!你这妖女到底活了多久?!若不是妖怪,为什么自从你来了之后,咱们村子的人口只有少没有多,为什么咱们养的牲畜一夕之间全死了?!”

“我不知道啊,我真的不知道啊!我只是长得慢了点,我没有害人,没有害人!你们放过我吧……”为什么要将所有的罪全怪在她身上?她只是想活下来啊!想要侍奉她的娘到百年,想要跟着村落里的人一块生活,就算她永远不死,她也不会害死他们啊!

“妖怪,你受死吧!等你死了,咱们就会好过了!”擒住她双臂的手不敢放松,怕她又使妖法。

“我娘呢?!你们不要对付她啊……”如果自己真的逃不了一死,至少,让娘活下来吧。

“你要你的娘?好,咱们跟妖怪不同,咱们是人,自然有善心,行善积德我们一向不遗余力,就让你在死前见见你娘!”大汉回过头叫道,“婆婆,你的女儿在叫你呢。”

无数的庄稼汉纷纷闪开,走出一名年迈的老婆婆。见她安然无恙,少女的泪脸浮现笑容。她想要冲上去,却被紧紧抓住。

“娘,你有没有事?!他们有没有欺负你……”她生

怕年迈的娘亲受不了他们的折磨，她宁愿娘先逃走，逃到天边，逃得远远的——视线扫过老妇人的手，忽然凝住了！

仙洞之中黑影幢幢，除了泻进一线阳光之外，全赖火把照亮仙洞里的所有景物。

她的泪止了，不再流了，因为心死了。

仙洞里，除了村民，在他们的正后方有一具石像，是个年轻男子石像，一生长袍，状似潇洒，双眼微垂，仿佛注视着这一切。

“不要怪我，”苍老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些畏缩，“你是妖怪啊，人……跟妖怪是不能并存的，你跟我住在一起这么多年，不知道染了多少妖气给我，你存心害我，枉我当年收养你……只有亲手杀了你，我才能得到上天的救赎啊。”老妇人握紧手里的匕首。

“这，”她的声音沙哑，“就是你要亲手杀我的原因？”她幽怨地望着老妇人。

“婆婆，快动手！要是她引来同伴，咱们就死定了。快！您这些年不是小病不断吗？必定是这小妖怪作祟，她在吸你的阳气啊！吸光了，你也别想活了，快下手吧！天人会保佑咱们的！”有人指着石像叫道，“咱们在天人面前立下大功一件，他会保佑村落平平安安的。”

“妖怪！妖怪！”众人齐声叫着，“杀了她！杀了她！”

“你要妖怪死，还是你死？”

一句话惊醒了白发老妇人。她巍巍颤颤地举起匕首，叫道：“你不要怪我！”

朦胧的影子交错印在山壁之上，无数的黑影晃过，迎面而来的是闪亮的匕首，慈祥的脸孔化为狰狞的恶鬼，少女眼睁睁地望着匕首插进她的额间。

剧痛爆裂，犹如地狱之火焚烧，意识模糊了，娇弱的身子一软，缓缓跌向地面；人影仍然交错晃动，无数的脸庞如恶鬼飘浮着——这就是她死前所见到的光景？

“妖怪死了，婆婆，咱们的村落有生机了！”

这就是她死前所听见的声音？

“她没气了，可她的眼睛还张着呢，死不瞑目，会不会回头来找咱们？”

“有天人在此坐镇，她的死魂会锁于此，永永远远的，不怕她做鬼来找咱们啊。走吧走吧，要被她的妖气沾染了，说不定会生重病的！”

洞顶、山壁——闪过纷乱的眼瞳，蒙着火红的浓雾，最后停格在石像垂下的石眼前。

石像的眼里没有慈悲，无情地俯视她。这就是神仙吗？这就是众人景仰膜拜的天人吗？

她的嘴角似乎勾起冷笑，却再也无力。死吧，死吧，就让她这样死了吧，来世不再当人，她绝不再当人，就连当个畜牲也比人有情！

额间的鲜血逐渐流进无神的眼眸；就让她的血流

尽流干，不再接近这人世间的无情，就让她死了吧。

她的眼睛缓缓合上，眼里有血，最后的光景竟是血中无情的石像。她的手无力垂下，三魂七魄尽散于此。

叮叮咚，叮叮咚……

清脆悦耳的敲打声从远方传来。

仙洞里一片黯色，倒卧在血泊里的身躯忽然动了一下。

叮叮咚，叮叮咚……

好耳熟，是雨滴打在石壁上的声音。雨天时，她爱缠着娘做绣工；娘老了，眼力已大不如前啊。她掀了掀沉重的眼皮，眷恋在半梦半醒之中。

水浸湿了她的脸。她没找到躲雨的地方吗？有时候觉得自己的年纪比娘大，但总感受到娘的慈祥；如果她有亲生的娘，也不见得会比现在收留她的娘疼她吧？

她的过去是一片空白，记忆之初是模糊的，她记不清亲生爹娘，忘了有没有朋友，长年来的独居，她只知道自己的身子与旁人不同。她活了很久很久，每天计算着时日，看着湖中的倒影揣想自己何时会长大，但她的成长异样地缓慢，她现在的外貌只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女孩模样。

她不敢与外人相处，独处一座又一座的山林之间，直到有一天，她遇见了现在的娘……娘……

尖锐的鸟叫声响起，忽的，她的身子像被什么东西

挽
泪

撞了好几下，撞醒了她飘浮的神智。

她猛然睁开眼睛，盯着洞内陌生的黯色。刹那间记忆如狂潮涌来，一幕幕景象展现在她的脑海里，她直觉地摸上额间，那里有一道足以致命的伤口。

她错愕瞠目，难以相信！

她的唇动了动，试了好几下，仍发不出声音来，纤弱的双肩在耸动，忽然，细碎的笑声从她染血的口中逸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她要狂笑啊，为什么不呢？

她没死啊，没死啊！只要是人，都会死的，她却不死。地上是她的血啊，几乎流尽的血；额间是足以死人的伤啊！牛头马面呢？她在等，在等着它们啊！

她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欲坠地走向石像，用尽力气大声嘶吼道：“你是天人！你是神仙！我是妖怪！为什么我没死？！这算什么啊？我是妖怪啊！我连死都不能……为什么不让我死？我不要再当人了！不要了，我要当个畜牲，我不当人不当神仙，就算让我当头牛，我也甘愿啊……”地上是沾血的匕首，她拾起来欲刺自己的胸口，匕首却忽然弹了出去，划过石像。

她连自裁也不行吗？

“你真的是神吗？”她神色恍惚地对着石像说道，“如果是神，你看见了他们的所作所为吗？我是妖怪吗？我究竟做了什么会有此下场？他们说，村落里曾有人被你一语点醒，从此修道，数十年后偶见你一面，你依旧

不曾老过，他当你是天人，为你造石像。那我呢？我不甘愿啊，我没做过坏事，为什么你是天人，我却是妖怪？什么人，什么神，什么亲情！到头来，都是骗人的！”她怒叫道，拔出匕首，愤恨地朝石像划去。

“好，旁人当我是妖怪，我就当我是个妖怪！我死不了，我永远永远也死不了，我就让天下人死尽！有本事，你就来杀了我！”她咬牙切齿，鲜血仍在流，没有再去摸伤口，也能隐约感觉伤口在愈合。

“哈哈……哈哈……”鲜血流过眼眸，滑下颊畔，犹如血泪，她的双眸却是干涩的，难以掉泪。

不要怪她性子遽变，不要怪她变得如此残忍，是这些村民让她明白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啊！什么亲情、什么母女之情啊，她宁愿代老母而死，而她的娘呢？她的娘做了什么？置她于死地啊！

这人世间还有什么可以值得信任的？

“你为什么老爱哭呢？”记忆中，她曾视若亲娘的老妇人这么说过，“要怎样你才不哭呢？”

“如果娘的病早些好了，我就不哭了。”她抹掉眼泪，担忧地说道。

“你这泪坛子，眼泪像流不尽似的。你没有名字，我就叫你挽泪吧，愿你从此不再流泪。”

挽
泪



三百年后 大唐——

这一生，怕是永无止境了。

寒风袭来，滑落了冷汗，惊醒她游移飘忽的神智。
张开黑眸，见到蒙蒙夜色里正悬着月；月是圆的，是淡淡的红色。

是……十五吗？圆月仿佛是很很久以前的印象了。

她疲惫地站起身来，将汗湿的长发擦至身后；有点冷，她以为睡了一觉之后，就不会再冷了。

远方随风飘来的嘈杂声钻进她麻木的思维之中。
是有人在附近吗？荒山野岭，往往数月不见人影。

无神的眼眸逐渐聚焦，观望四周，见到远处有抹火光，应是有人在此扎营。

她不由自主地往营地走了几步又停下，心脏的跳

动比以往要快。她闭了闭眼，不受控制地步向火光处。

“小兄弟，你真是见多识广。”老人的声音忽远忽近地飘来。

“在下浪迹天涯，见闻自然多了点。”浑厚亲切的声音响起，有说不出的舒服感。

“你家中无人等你吗？怎能任你流浪外头？”有人好奇问道。

“我孤身一人，没有家累。”亲切的笑声如春风拂面，在这个大寒天里仿佛让温度升了几度。

“没有家累？这倒奇了。你年纪看起来三十左右，至今未娶，是不是哪儿不对劲了？”营地上的人多以庄稼汉或猎户为主，没读几日书，问起话来毫不修饰，不觉有何不妥之处。

男子但笑不语，目光忽然落在树丛后的影子上。他移开话题，朗声笑道：“咱们又有同伴了。姑娘何不现身，一块过来取暖？”

她吓了一跳，原想躲在树影之下，听听人声，没想到会被人发现。

“真是姑娘！”众人循着他的目光望去，见到她紧张地走出来，便纷纷让座，“小姑娘也在等天亮开城门吗？快过来坐下，半夜里天寒地冻的，要是因此受了风寒，那可不值得。”

她垂目，以眼角瞟了营地七八名汉子一眼，撩裙规矩坐下。

“咱们不是坏人，小姑娘不必担心。”老汉笑眯眯地说道，“大半夜的，你赶路吗？怎么没有男人相伴呢？”

“我……”她舔了舔干涩的唇，小心说道，“我与家人离散，所以……”

“真可怜啊，小姑娘，幸好你撞上咱们，要不然山林有野兽，你一人过夜很危险的。”

她微点了下头，没有言语。

“岂止有野兽，”有名汉子压低声音说道，“还有妖怪呢。听说，城内卖豆腐的汉子上个月出城，被妖怪吸了阳气，至今还躺在床上昏迷不醒呢。”

众人闻言，悚然一惊，不免忐忑地东张西望：“不会这么巧吧？我可没带避邪物出来……冷爷，你在笑什么？”

“你们莫慌，”亲切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她偷偷瞥一眼身边的男子，原来他姓冷，“妖也有分好与坏，如同人一般。如今是太平盛世，修炼中的邪妖多忌天子福德，不敢作怪，除非因果关系，否则是不会招惹咱们的。老伯，你们尽可放心。”

“听起来冷爷对这方面很有研究，莫非是道士？”

“我吃肉喝酒，不受道术规矩所限，怎会是清心寡欲的道士呢！不过杂书看多些，略知一二吧。盛世之下，人人平静喜乐，就算有妖害人，也是人心所致。”

她闻言，震动了下，几乎想抬头瞧他究竟怎生长相。